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美丽的妇人

A·TOLSTOY

阿·托尔斯泰

作品精选



DIAMOND LIBRARY

钻石译丛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阿·托尔斯泰作品精选

A·Tolstoy

美丽的妇人

[俄] 阿·托尔斯泰 著
焦菊隐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的妇人/(俄)阿·托尔斯泰著;焦菊隐译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. 2002.10

(钻石译丛)

ISBN 7-5039-2265-6

I. 美… II. ①阿… ②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苏联-现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苏联-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3609 号

据 A·Tolstoy: Selected Stories 转译, 据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, Moscow, 1949 版

美丽的妇人

著 者 (俄)阿·托尔斯泰

译 者 焦菊隐

责任编辑 仲 江
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chs@126.com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875

字 数 280 千字

印 数 1—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039-2265-6/I·1030

定 价 19.6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作者简介

阿·托尔斯泰，是一位跨越了沙俄和苏联两个历史时期伟大的俄罗斯作家。1882年12月29日，阿·托尔斯泰生于萨马拉的一个贵族家庭。

1901年入彼得堡工学院，后中途离校，在象征主义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。

初期模仿颓废派风格写诗，几年后开始努力摆脱象征主义影响，继承了俄罗斯民间文学和现实主义的傳統，尤为擅长描写俄罗斯贵族地主的经济破产和精神墮落。如本书中所收入的《自以为了不起的人》、《米舒卡·里莫夫》等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前线，到过英国和法国，写了不少有关战争题材的小说、随笔、特写及戏剧，如《乱世的故事》、《水下》，最著名的此类作品就是短篇小说《美丽的妇人》。这些作品表明他的思想感情开始接近人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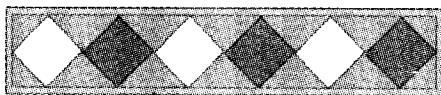
阿·托尔斯泰热情地迎接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，但却对接着发生的十月革命持不理解的态度。出于对自己贵族身份的恐惧和困惑，他于1918年秋天离开祖国，先是流亡巴黎，后移居柏林。流亡期间，对祖国的怀念使

他写出了自传体小说《尼基塔的童年》；并且开始了鸿篇巨著——三部曲“苦难的历程”第一部《三姐妹》的写作。1922年，高尔基来到柏林，与他建立了友谊，他渐渐地对祖国有了正确的认识和信心，并于次年回到苏联。从此，阿·托尔斯泰开始了创作的新阶段。大量作品不断产生，如长篇讽刺小说《涅夫佐罗夫的奇遇》、科学幻想小说《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》、反映现代生活的《蓝色的城市》等，代表作三部曲的后两部——《1918年》和《阴暗的早晨》也在此时完成。历史长篇《彼得大帝》被高尔基称赞为“真正卓越的长篇历史小说”。

卫国战争时期，阿·托尔斯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，也创造了《伊凡·苏达列夫所讲的故事》这样从战争背后描述战争的小说名篇。

阿·托尔斯泰善于描绘大规模的群众场面，安排复杂的情节结构，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，公认是俄罗斯文学的语言大师。

本书精选了阿·托尔斯泰各个历史时期的中短篇佳作，译者更是我国文坛耆宿焦菊隐先生。名家译名作，相得益彰。



目 录

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1

——在图列涅沃一周

米舒卡·那里莫夫 55

——伏尔加河外的一段故事

沟 115

阿尔希坡 151

美丽的妇人 183

水下 211

戴夹鼻眼镜的人 241

乱世的故事 2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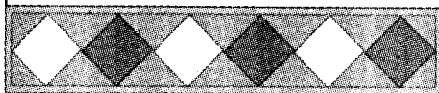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摘自图列涅沃王子的手稿

古航线 295

伊凡·苏达列夫所讲的故事 327

——草棚里的夜半独语

母与女 377





自以为了不起的人

——在图列涅沃一周





安娜·米海洛夫娜姑姑总是在自己的脸盆架底下，放一盘子面包渣泡牛奶，好叫老鼠们不去吃肥皂；而且，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，姑姑都不准把捕鼠机放进宅子里来；一提到老鼠，她就说：

“那究竟也是一条性命，你们只管把它圈弄进捕鼠机去，可也得想想那机子怎样往它肚子上突然一打呀。”

姑姑的卧室里边，除了脸盆架以外，墙角上还陈设着几个小柜子——有一个柜子上，放着一个表座，座子上是曾祖遗留下来的表——床头挂着一条壁毯，上边画着两只包尔左意^①猎狗，床头小桌上，摆着一个小圆盒子，装得满满的香烟。

姑姑吸的是一种又贱又辣的烟草，她认为这种烟草并无损于健康，她总爱走到外边走廊上，点起一枝香烟，凝视着池塘外边那些灰茫茫的白杨树，和盘旋在村子上空的蓝烟。

出了她卧室的门，是一条宽阔而低矮的通道。早年间，仆人

① Borzoi，俄罗斯种的猎狗，长嘴，褐色毛，细足。——译者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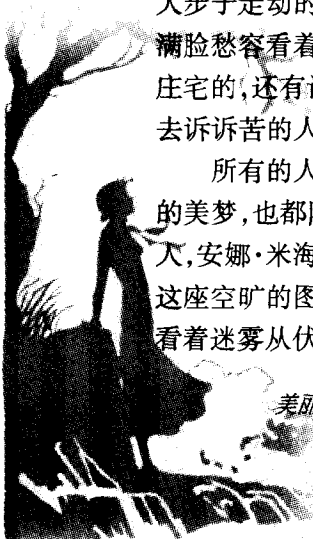
们的住室，一向就在那里，通道的尽头，有一座螺旋式的楼梯，通到楼上九间屋子，那是从前房主家庭住过的；如今再也没有人上去了，会客室里当年蒙过天鹅绒的墙上的那些木料细格子花，每间屋子里那些大得像地洞的壁炉，书房里那些高高的书架，墙角上堆叠起来的那些桌子椅子——样样都罩着厚厚一层灰尘，因为所有这些间屋子里，地上都堆满了两尺来厚的麦子，那里已经成了老鼠们的天下。

有时候，在房间会听见房梁被麦子的分量给压得嘎嘎的响，于是，姑姑就穿着衬裙，头发在头顶上盘着一个圆疙瘩，点上一枝蜡烛，起来查看是哪一根房梁发出的裂声。

可是，这座房子里的各种声音，大家都听得习惯了。那个又老又病的管家姐留式卡，在厨房里一听见有声音，就只有睡昏昏地在自己胸前画十字，认为那一定是女主人的曾祖皮阿特·彼特洛维契的鬼魂，又在房子里到处重步子走动呢——这位老人，像上把他画得是撑着两架三角拐杖，穿着一件颜色鲜明的晨衣，两道眼眉在鼻梁子上头连成了一字——整个看上去，他就活像一只猛禽。

秋天，每到夜半，蹣着没到膝盖的麦子，在这座房子里到处大步子走动的，大概不只是这一个皮阿特·彼特洛维契的鬼魂；满脸愁容看着这座当年生气勃勃，而如今满目荒凉的图列涅沃庄宅的，还有许多鬼魂呢；可惜要吓唬的人一个也不剩了，可以去诉苦的人，也一个也没有了。……

所有的人全都死去了，而且把他们的快乐、财富和未曾实现的美梦，也都随带到冰冷的土里去了，只留下他们最后的一个亲人，安娜·米海洛芙娜姑姑，这个寂寞的老人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座空旷的图列涅沃大宅子里。每到黄昏，她总要走出去伫望，看着迷雾从伏尔加河对岸的水草地上升起，看着它慢慢弥漫过





来罩住花园，罩住竖着圆柱子的凉亭，罩住秋千上垂着的一点绳子，一直看到迷雾罩住门廊。

姑姑每夜都要散步，都是顺着那条老路走，双手插在笔直的灰色短外衣口袋里。香烟灭了，也不再点，就那么衔着。总要走，到天黑得看不见树木——那才是回去上床的时候。

姑姑这才回到卧室，给老鼠剥好了面包，做完祷告，然后上床；她不会立刻就睡着的，总要躺上很长的时间，想着过去——早已去世的那些亲爱人们的面孔，都在她眼前出现，要不然，不是想她自己当天所犯的罪过，就是想她唯一的侄子，那个不幸的尼考鲁式卡，惦念着不知道他现在正做着什么。再不然，她就躺在那里苦心积虑地思索着怎样才能还清账目。从她的少女时代起，她的主要职务，就是怎样想法子叫收支相抵这一件事。

那一天晚上，安娜·米海洛夫娜刚要上床，就听见马车铃铛的声音响过来，姑姑听了听。

“会是谁这么晚来呢？不能是阿夫里干·伊里契吧？那么，这可又会是谁呢？”

安娜·米海洛夫娜赶快穿上一条旧裙子（她只剩这一条了，因为每到礼拜天，谁需要什么就都找姑姑来要，而且，村子里的妇女们，在头一个礼拜，老早就计划好了来要她哪一件较好的裙子的），就走到厨房去，可是出乎她意料的是，她发现没有一点特别工作而住在她家里的那些女孩子们，竟一个也不见；却有一个圆肩膀的高大男人，穿着一件棕色的旅行长外衣，已经进了门口。他走进来，动手挥拂身上的尘土；伏尔加流域一带，尘土又多又厚，所以每逢有旅行者到来，你简直说不出他是个黑人，或者竟是个魔鬼。

等到那个人把脸擦干净，再一看，原来他真的就是阿夫里干·伊里契，他的皮肤天生就是深棕色。他弯下腰去吻姑姑的





手,用畅快的调子说:

“我来啦,你老人家。”

安娜·米海洛芙娜吻过他头发剪得短短的圆脑袋。阿夫里干·伊里契对于自己的圆头一向十分自傲;“嘿,看我这才算是个脑袋呢,绝不是如今一般青年们的那种脑袋,”他总是这样说。姑姑生怕对于旅途劳顿的一个男人,太表示愉快,并不妥当,因此仅仅对他说:

“你回来好极了,阿夫里干·伊里契,我们一会儿就可以把茶炉准备好。我用的这群女孩子,可真讨厌,她们夜里总是到处跑的。”

“茶炉,这主意不坏,”阿夫里干·伊里契发着沙哑的声音说;他走进饭厅,用满意的眼光,看着那形状像一只诺亚方舟的罕见的食品橱,看看墙上那些睡伏着的苍蝇,又看看窗台上一玻璃杯子暖甜酒^①。所有的东西,都还照旧是原来的样子。

姑姑端进几盘子吃食来,又把碗橱开了又关关了又开,一筹莫展地忙乱,喘得上气不接下气,直忙到阿夫里干·伊里契向她喊:

“坐下吧,你老人家!叫厨房里那几个糊涂女孩子闲得没有坐着,你自己可又这么乱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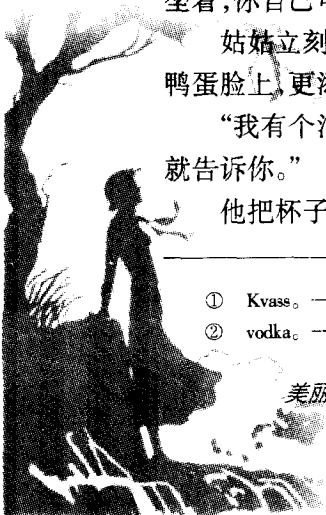
姑姑立刻坐下,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,于是她那满了线纹的鸭蛋脸上,更添上慈祥的神色。

“我有个消息,”阿夫里干·伊里契说。“等我一吃完饭,马上就告诉你。”

他把杯子里的沃特卡^②,往他拳起的手掌心里倒出半杯,用

① Kvass。——译者

② vodka。——译者





两只手在一条饭巾上抹擦，把饭巾擦得黑得像煤烟，然后把剩下的那半杯酒喝下去，咳嗽咳嗽嗓子，咬了一个腌菌子。姑姑的菌子做得真好极吃啦。

“什么消息？”姑姑问。“是有关尼考鲁式卡的吗？”

可是，阿夫里干·伊里契，开口告诉她的，却是他刚在报纸读到的一段有趣的故事，他一边吃喝，一边讲话，把句子拉得长极了，姑姑就耐住性子，一边盯住他的眼睛听，一边出神地微笑，纳闷他带来的消息，究竟是关于谁的。等到阿夫里干·伊里契说完了这段故事，接着又描写起梅列克斯省议会的情形来，说他们那里喝了有多少酒，姑姑这才忍不住，就小心翼翼地问：

“我的朋友，你答应告诉我的消息，要什么时候才说呢？”

阿夫里干·伊里契狠狠一皱眉。

“明天尼考来和娜斯姐西雅就要到。这就是要告诉你的消息。”

“基督救世主啊！”姑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。

他们不愿意跟我一同坐马车来。他们坐火车来，头等。我们得派一辆马车去接接他们。”

“他们怎么就会同意的呢？”姑姑喊出来。“我无论写过多少次信去，他们从来就不肯回来的呀。

“不肯回来吗？”阿夫里干·伊里契从鼻子里发着笑声，又斟满一杯酒。“不肯回来吗？他们倒是不肯饿死啊！娜斯姐西雅把所有珠宝全典押出去，可是半个月的功夫，就又整个都给输光了，同时呢，尼考鲁式卡也成天消磨在酒吧间里去喝香槟。他们已经把一切都挥霍干净，连根线都不剩了！”

“你是用什么法子把他们说活动的呢，阿夫里干·伊里契？”

“那极简单——由我给他们买好火车票，你老人家。他们现钱只剩下了二十五个卢布，多一个也没有，而且各方面都欠得是





债,旅馆、裁缝店,还有饭馆子(姑姑开始不时在胸前画十字)。我告诉他们,只要他们一去上火车,旅馆的欠账就由我接过来解决。他们辩驳说,他们回来会给你添麻烦,而且,他们没有结婚,那恐怕也不合适,还有等等的话。我对尼考来说:你这个糊涂虫,姑姑给你写过的信,够有一百次啦,每次都对你说,如果娜斯姐西雅真爱你,而且肯改正以前那种生活的话,姑姑就拿她当自己的女儿,也承认她是你的太太。跟他们说得把我气都气到嗓子眼儿上了,我就先走了。……他们是昨天来的,一直奔到克拉斯诺夫旅馆。总之一句话吧,你老人家,这一切固然全遂了你的心愿,可我总认为整个这件事情做得毫无意义……”

“我的朋友,这可并不毫无意义,”姑姑赶忙打断他的话。“尼考鲁式卡的本性可是纯洁的。(阿夫里干·伊里契没有反对,只一个劲儿用力量搔他头发剪得短短的后脑勺。)而且娜斯姐西雅的心思也并没有放在那种烦器的生活上,所以她同意放弃莫斯科,跟着她丈夫到我这个又穷又老的姑姑这里来,是个很显然的道理。我所了解的,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所顾虑的,只有一件,他们住惯了首都,这里恐怕叫他们觉得沉闷。不过,我总尽我的力量吧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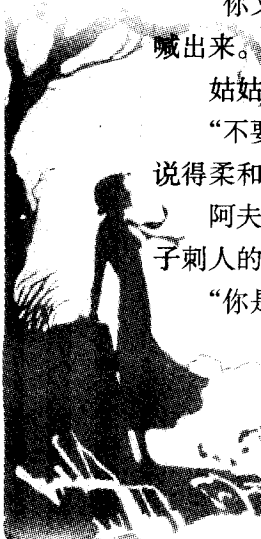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又何必要尽力呢?我劝你可以不必,”阿夫里干·伊里契喊出来。“你只要把他们喂饱就已经足够了。”

姑姑垂下眼皮去,脸上通红。

“不要生我的气,我的朋友,我们还是为他们尽尽力吧。”她说得柔和可也决断。

阿夫里干·伊里契拉过姑姑丰满而皱皮的手来,举到他的胡子刺人的唇上,吻一吻。

“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,你老人家。”





二

姑姑照例不到天亮就醒了，点上一枝蜡烛，就在屋子里没有铺地毯的地板上，轻轻踱来踱去，这地板，以前一直都仿佛相当结实，不知怎么今天就嘎嘎的响得声音很大；她突然停住脚步，生怕自己这样来回乱跑，会把全家都给吵醒。

她为填满等待吃早点的这一段时间，就去挥拂那些古旧神像的金银色神龛上的灰尘；她从儿童时代就怕看其中那座家庭圣像，这位灵验的救世主，漆着各种深暗的颜色，瞪着两只动也不动的眼睛，立在一个嵌满珠宝雕着凸花的座框子里。她又仔细检查一遍她的文件箱，里面还保存着她死去亲人的遗发。在她收起一个沉重的骨头牙签盒子的时候，她心里经受着一些痛苦的回忆。她记得在她许多纪念品当中，还有一个老镜框，可是她始终没有找到。

所有这些古老的家传遗物都向这家里最小最后的一个人，安娜·米海洛夫娜，用它们凄凉沉默的语言说着话。姑姑对于这些旧东西，最爱的一件，大概就是那把宽大的红色的靠背椅，椅子罩着布套，有一根弹簧已经戳出来。姑姑和她都已死去的九个姊姊，都是在那把椅子上抚养大的。

“如今考验的日子可算到了，”安娜·米海洛夫娜往那把椅子上坐下去，心里想，我还能有力量把这两个夜游神挽救到正路上来吗？娜斯妲西雅，她也许容易对付一点——她从前虽然生活在罪过中，可是一经真正跌进情网，爱情就会洗净她的灵魂。看她抛弃了有钱的追求者，又花尽自己的财产，这就说明她是真正在恋爱了。不过，尼考连卡呢，他可真像一道孤注。他口袋里连一个小钱都没有，可还大开其香槟酒。你不信去试试，教他去工





作看看。他准会说,我不要工作,我要点虚无飘渺的东西。我总得把他介绍给我们的神父,让他们两个人谈一谈。伊凡神父这个人,道德的影响力极大。我不该迟延,等他们一到,我马上就把伊凡神父叫来。”

姑姑兴奋得坐不安稳,就走出屋子,来到比较凉爽的通道上。

从天花板上铁环子悬挂下来的那盏油灯,已经燃暗,可是还在亮着。她隔着一道半掩的门,听见阿夫里干·伊里契的鼾声,响得活像他鼻子里有一只大野蜂。姑姑最喜爱的那个黑眼睛的玛舒特卡,正在一个大衣箱子上睡着,膝盖露在被子外边,一只细瘦的胳膊耷拉下来。

“看她翻来转去成了这个样子,”姑姑耳语着,向她那微黑的脸弯下腰去,把她身上溜下来的补丁被子,给她拉拉直。那个女孩子,长睫毛在颊上射出影子,稚气的嘴半张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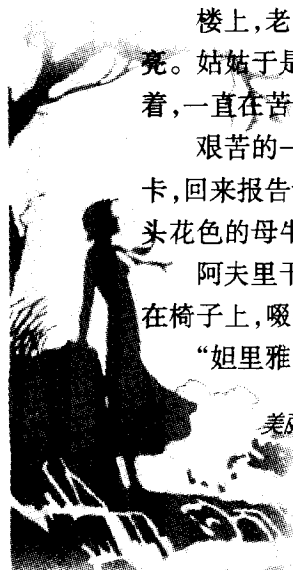
“多么美的一个人啊,求主照顾你吧……”姑姑站在那里默想。突然,一阵恐惧,使她的腿直发软。“可是不行的,”她一边想着一边在通道的黑暗中摇着头,“我决不能叫你遭遇任何伤害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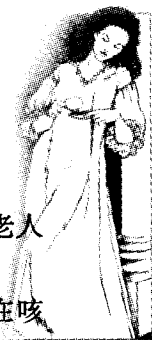
楼上,老鼠在麦子里到处乱跑。她想喝茶,可是天色刚刚发亮。姑姑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屋里,点上一枝香烟;她的眼睛紧眨着,一直在苦苦地思索。

艰苦的一天,又已经开始了。派到屋顶上去张望的玛舒特卡,回来报告说,“什么人也沒有看见,只有费阿多尔爷爷,把一头花色的母牛拴在大车后边。”

阿夫里干·伊里契进来吃早点,神色疲倦,生着气。他斜坐在椅子上,啜茶,叹气,吸手卷的香烟。

“妲里雅!”他终于唤了一声。





“姐留什卡到地窖子去了，我亲自去吩咐吧。”

“你去吩咐什么呢？你连要吩咐什么都还不知道呢，你老人家。”

“马呀……”姑姑柔和地说。“你累了，我的朋友，你又在咳嗽。我想我亲自到火车站去吧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出去到新鲜空气里走走，对我反倒好呢。我整天坐在这里，简直变成地道的家禽了。”

阿夫里干·伊里契伸出他的下牙床，用他熊似的眼睛，紧紧盯住沉默但不胆怯的姑姑；这时候，这场争辩正不知道怎样结束才好，就有一辆马车，忽然来到房子门前。

大家都匆忙跑出到门廊上。阿夫里干·伊里契站在那里，嘴上衔着一枝香烟，皱起一只眼睛，两只手插在口袋里；他的背后，四个穿红上衫没有戴帽子的女孩子，站着耳语；姑姑的瘦肩膀仿佛怕冷似地打着颤，和蔼地微笑着，笑得眼睛成了两道狭细的裂缝。

尼考鲁式卡穿着一件驼毛长大衣，一只戴着羔皮手套的手扶在车夫的座厢上，笨重地爬出马来；像个骑兵似的张着腿急忙走过来，拥抱他的姑母。

娜斯提雅坐在高高一叠靠垫上，她是一个瘦小美丽的女人，脸小而颜色青白，两只眼睛像是灰色的玻璃，里边永远带着一种惊讶的神色。姑姑走到马车前边，向那个少妇伸出手去。

“上帝到底把我们聚到一块儿了。欢迎回家！”

娜斯提雅匆匆撩起她的衣裳，跳到下边草地上。

“我们对你们早就认为绝望了呢，”姑姑说着，带领这两个新来的人，进到给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屋子里，玛舒特卡一见生人，吓得提起两只水桶就跑出去了。

阿夫里干·伊里契在后边跟着进来。

